
洗劫伦敦
所有的玫瑰
罗素
「让我们一同祷告，阿门。」
出品
监制
作者
设计
美术

忏悔室

伦敦北部有一座教堂，与梵蒂冈大教堂相比，可说得上是寒酸，但对附近的居民来说，也算小有名气。
许是阴天的关系，教堂内的琉璃稍显暗淡，好在走廊两旁摆满了居民送来的鲜花和礼物。

教堂一旁的角落是熟悉的忏悔室，一间专为信徒准备，另一间有帘子的则是神父的房间。
房间内昏暗异常，虽有小窗，却看不见彼此的脸，这样一来，深感罪孽的信徒便可以将秘密大胆倾诉。

“神父，我有罪，希望上帝宽恕我，我已经很久没来过教堂。”

已经九年了，那熟悉的声音再次扣在你的心门，但此刻的你已是一名神父，你必须冷静下来。

“欢迎回来。”你稳了稳心神，不想被对面的女孩听出你的惊喜。

“神父，我是个孤儿，在旁边的孤儿院长大，小时候发生了些怪事儿，之后我被一个好心的婆婆收养，离开了这里。这么多年以来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今天是她的葬礼，我为她献了一束花，然后迷迷糊糊地，我又回到了这里。或许这昭示着，我又成为了孤儿。”

你有些惊愕她这九年间经历的一切，但很快调整好了状态。
“我很抱歉，但我相信，她在天堂一定会为你骄傲，你不是孤独的。”

“谢谢你神父，但是……我常在想，或许我会孤独终老，除了她，没有人会真正爱我，”对面的她有些哽咽，继续说道，“从前因为我天生的红发，我常被其他孩

子欺负，但我从没妥协过，勇敢是我追求正义的风帆，直到现在也是一样。所以我考上了法学院，马上就要毕业了。”

“恭喜你。”

“可我现在有些彷徨了，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判定正义的尺子，我从未真正了解过这个世界的规则，所有的人都把我当成怪胎，我到现在都没有，都没有……”
女孩顿了顿，有些自嘲地轻笑了一声。
“都没有一次真正的约会。”

“你从没动心过吗？”
“当然有过，但他们都觉得我过于耿直，总有些没必要的坚持。其实我所做的一切，并不是为了上天堂，我只是觉得人既然活着，就应该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手，可是……”

“你认为这同样是你至今孤独的原因。”
“是的。”

你把圣经放在桌上，透过小窗你看不见她的眼睛，但你能感受到她，你们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那样轻松而真诚。
此刻你不是神父，只是她的一个故友，想要开解她的迷茫。

“相信我，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无知的，上帝给予你特殊的印记，证明了你的与众不同。你并不古怪，相反比起其他人，都更加善良和坚定，远离那些让你迷茫的人吧，你值得所有的幸运。”

你说完后，对面陷入沉默，你有些自责，不知道自己刚才所说的，是否有些偏颇和武断。

“谢谢你，神父，你是个好人。”
她说完这句话后，就离开了教堂。

一切归于平静，教堂里只剩下你。

你打开忏悔室的门，走到走廊中央，一只小橘猫径直走向你，不断磨蹭着你的腿，你摸了摸它的头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小鱼饼干喂给它。
这是生活在玫瑰公园的小流浪猫，为了不让它失望，你总是随身带着小鱼饼干。
只因为，它能感受到你，对你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恩慈。

教堂外乌云散去，光芒照向琉璃，穿过你的身体，印在红色的地毯上。

“珂莱蒂，好久不见。”你小声地说。
你知道，她还没有走远。
也知道，她听不见你的喃喃自语。

“罗素，你在哪？”
一位老修女从教堂的一侧走出来，颤颤巍巍地喊着你的名字。

“我在这儿，艾玛嬷嬷。”
“哦感谢上帝，天阴了好久，总算是晴了，不过你刚才在和谁讲话？”

“还记得珂莱蒂吗，艾玛嬷嬷。”
“那个红头发的小姑娘吗？这你可考不倒我。”
“是啊，多么漂亮的红头发。”

她叫珂莱蒂·海曼，从小生活在教堂旁边的孤儿院。
她是你唯一的朋友，但她根本不知晓你的存在，直到九年前的一次意外，她离开了孤儿院。

从此，你再也没有见过她，只能在教堂里祈祷她平安顺利。

你本以为，这一生你们都不会重逢。
没想到，她竟然回到了这里。

九年间，你成了见习神父，唯一的工作只有聆听教徒的忏悔。
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，并不是因为你对上帝足够虔诚，而是你根本别无可选。

圣召分辨（指被教会承认的召唤）时，艾玛嬷嬷曾问你，是否真的愿意终生保持独身，放弃俗世的幸福，将自己献身于主。
你苦笑着说，“难道我不做神父，就能像其他人一样，娶妻生子，拥有俗世的幸福吗？”

艾玛嬷嬷皱起眉毛，几乎要立刻哭出来，“可怜的孩子，你在哪儿，快让我抱抱。”
说着，她侧过身子，伸出双手，尝试拥抱你。
你叹了口气，不得不小声提醒她，你并不站在她旁边，而是站在她身后。

你叫勒比·罗素，是一个孤儿，艾玛嬷嬷将你抚养长大，因此，教堂就是你的家。
你只能成为忏悔室中的见习神父，并不是你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，你是一个……

透明人。

神 迹

因为是透明人，没人能看见你的样子，你穿上的衣服也会变得透明，甚至连眼泪都没有轮廓。
所以可想而知，艾玛抚养你的过程有多艰辛。
她从不允许你走出教堂，害怕你有危险，也害怕你学坏。

好在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一向知道感恩，不会让她为你担心。

你的世界自有意识起，就只有那一方小小的教堂，二十三年间只有过一次例外。

当然充满苦闷，但你毫无办法。

直到有一天，神迹忽然降临，你竟拥有了轮廓，变成了一个普通人。

那是你和珂莱蒂重逢的几天后，在教堂门口，你捡到了一颗红宝石。

就在你捡起宝石的瞬间，一位常来忏悔的婆婆忽然和你打起了招呼，“神父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样子。”

你低头看向手心，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手，你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理，只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神迹。

你找到艾玛嬷嬷，想要告诉她神迹的发生，她正躺在摇椅上睡着，但你等不及她醒来，兴奋地将她摇醒。

她温柔地笑着，凑近了注视着你，“孩子，我就知道我说得没错，你果然有双棕色的眼睛。”

可你的眼睛，明明是湛蓝色的。

拥有了身体的你像是拥有了一个新的世界，你不必再做见习神父，可以学习着为附近的居民做礼拜。

到了星期日，来礼拜的信徒络绎不绝，唱诗班的孩子们颂咏着圣歌，你穿好黑色常服，**将红宝石镶嵌在十字架后戴在胸前。**

你拿着圣经走到台前，人们纷纷站起，向你致意。

你微笑着回应着，勒比·罗素，你终于拥有了和别人一样的人生。

弥撒结束，人们纷纷散去。

而珂莱蒂此刻就站在人群中央，和鱼贯而出的人们背道而驰，她的一头红发依旧

那么醒目。

“您看起来，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”
她走向你，你看起来镇定自若，实际上已经紧张到几乎昏厥。

“我叫珂莱蒂，不好意思，之前给您添了太多麻烦。”
“你好珂莱蒂，我叫罗素。”

这是你第一次向她介绍自己。

你们自然地聊了一会儿，她的生活、你的生活。
你感觉自己从未说过这么多话，你说得口干舌燥，像个话唠，直到珂莱蒂抱歉地说，天色已晚，自己还有事，要先走了。
你这才停下来，将她一路送到教堂门口，看着她离开的背影，直至她火红色的头发，远成一个看不清的点。

搬 家

没过几天，教堂每五年一次的募捐活动开始了，附近居民送来的东西在门口堆成了小山，你需要将它们分类送往不同的救济站，可光是把物品搬进教堂就已经令你汗流浃背，直不起腰。

因为暂时联系不上运货的卡车，艾玛只能让你委屈一下，把休息的房间腾出来留给物资，而你，需要暂住在别处。

虽然实习神父的工资不高，但好在你开销不大，久而久之，手里攒了几百英镑。但艾玛依然担心你独自在外，身上的钱会不够用，所以又给了你一些钱，要你去找一个干净舒适的地方住。

这是你二十三年来，第一次在教堂以外的地方过夜，你感到兴奋，又有些无措。

这时你注意到桌子上有一张宣传单，你隐约记得是一个小丑装扮的人留在教堂的。
你拿起来仔细翻看，上面写着“菲尔酒店开业酬宾”。
大概因为是新酒店，价格十分合适，距离也不远，这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毕竟你每天还需要回到教堂继续工作。

这么想着，你按照宣传单上的地址，坐公交车前往酒店。
一进大堂，你就看见了珂莱蒂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
还来不及向她询问，你又看见了另外四个打扮奇怪的人。

任务：
不妨准备一下自我介绍，不过，透明人的身份可无论如何都不能透露呀。

月月剧本社

（小丑说，别往前走了，就停在这儿吧）

奇怪的住客们

那天之后，你顺利入住了菲尔酒店，在一楼尽头，是个不起眼的房间。
你很喜欢这里，因为走廊上有镜子，你每次路过都会照上很久。

你不习惯自己的样子，也不习惯能被别人看见的生活，所以每次看见镜子，你都想记住自己的相貌，每次珂莱蒂叫住你的时候，你都会感到惊喜。

住在角落很好，既能感受到大厅的热闹氛围，又不会太过嘈杂。
然而，这只是你第一天的想法。

晚上你要入睡时，忽然有歌声传来，像是爵士乐，很是动听。
你盖上被子，想要伴着这美妙的音乐入眠。
可随之而来的，却是有些走调的伴唱，声音还巨大无比。
不得已，你只好走出房间寻找声源，发现像在地下室，你越往下走，声音越大，直到你来到阿尔芒先生的客房前，门内他的歌声清晰极了。

你难以想象，一个钢琴师，一个音乐家，怎么……怎么唱歌还能跑调呢。
你敲了敲门，“阿尔芒先生，您可以小点声吗？”

可他太陶醉了，根本听不见你的敲门声，更别提你的请求了。
你只好悻悻地回房间，路过大厅时，发现阿努先生正睁着眼睛坐在沙发上，他所有的钱都用来给纳芙蒂蒂女士住总统套房了，自己只能睡在沙发上。

你叹了口气，为他倒了杯水，想和他聊上几句。
可叫了他几声，他都没有反应。
你有些慌乱，难道红宝石失灵了，别人又看不见你了？
你握紧十字架，只觉得手心全是汗。

然后……你听见了阿努的鼾声。

不是，这人怎么睁着眼睛睡觉啊！！！

你逃回房间，楼下依然如痴如醉，一个暴躁的女声忽然从楼上传来，“到底是谁大晚上不睡觉！再嚎就把你舌头拔了！”
听起来像是纳芙蒂蒂，她向来不会掩藏自己的情绪。
而且她看起来对现代科技一无所知，她已经接连弄坏了大厅里的咖啡机、厨房里的早餐机和前台的电视机，简直堪称是电器连环杀手！
不过这警告果然奏效，没过一分钟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。
躺回床上，你真有些怀念那无人伴唱的爵士乐。

之后你才发现，**阿尔芒先生是个夜猫子，晚上从不睡觉**，好几次已经凌晨，他却正要出门。
“去泰晤士河边吹吹夜风。”他总这样说。
可现在是冬天啊，他只穿着一件风衣，不怕被冻坏吗？

住进来没几天，就到了万圣节。
小丑说为了庆祝酒店的第一批住客，特意准备了万圣节派对，在大厅里举行。
你从没参加过万圣节，听说大家都会在这一天装扮成别的样子，不知道珂莱蒂会选择怎样的装扮呢？

任务：
1. 尽可能不要成为酒店里“最奇怪的客人”
2. 为珂莱蒂选择你喜欢的装扮吧。

（小丑说，就站在这里吧，不要往前走了）

温暖的梦

万圣节的派对落下帷幕，大家逐渐熟络起来，斯黛拉看起来有些不舒服，珂莱蒂陪她先回了房间。

阿尔芒和纳芙蒂蒂正在大厅喝酒，阿努则陪在纳芙蒂蒂身旁，他一言不发，神情冷漠，左眼有道明显的伤疤，看起来格外可怕。

毕竟是经历过冷兵器时代的女王侍卫，一定是见过很多生死吧，你心里想着。

“阿门，希望上帝能宽恕阿努先生。”你不禁默默念叨起来。

“有什么事么？罗素神父。”阿努看向你。

“没，没什么……”你躲开他的眼神，**注意到他的口袋里，有一个石雕的雏形，虽然只有轮廓，却能看出雕刻者的精湛技艺。**

就在这时，旁边突然开始了激烈的争吵。

纳芙蒂蒂女王：“你这个没礼貌的平民，怎么敢跟我谈论什么是贵族？”

阿尔芒先生：“您的嗓门儿已经吼破贵族礼仪的门槛了，暴发户！”

纳芙蒂蒂女王：“你怎么敢？！”

很明显，他们都喝多了，你想上前劝架，阿努先生却将你拦了下来。

“没关系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你并不理解阿努先生的话，有些犹豫地坐了下来。

过了一分钟，刚刚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两人，此刻正横七竖八地醉倒在沙发上，打起呼噜，留下一地空酒瓶。

“这就是……贵族的睡姿吗？”
你忍不住小声吐槽了一句，同时听见旁边传来的笑声，你侧过头，发现阿努先生憋不住笑了。

既然两位“贵族”已经“不省人事”，只好由你们两个来收拾大厅的残局。
你发现地上有一条月亮形状的银质项链，许是佩戴的时间太久，已经有些脏了。
究竟是谁落在这里的呢？
为了防止丢失，你先放进了自己的口袋，想着等到白天可以问问大家。

“那位，珂莱蒂小姐，派对的时候，一直在看你。”阿努突然开口。
你有些慌乱，竟摔碎了手中的酒杯，碎玻璃刺破了你的手心，流出鲜血。

“你在说些什么,阿努先生，你可能是误会了。”你低声说。
“那你又慌张什么呢？”阿努向你投来探寻的目光。

你沉默不语，内心泛起波澜。你没想到，他竟能看穿你的慌乱。
毕竟杯子都摔碎了，谁又能看不出呢。

你是透明人，又是一位神父，虽然现在有了宝石，你能像其他人一样被看见，可你的职业，终归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门。

“这就像是一场梦，我并不能奢望……”你下意识地说出口。
此刻，阿努已经收拾好玻璃杯的残渣，抱起纳芙蒂蒂准备送她回房间。

临走之前，他望向你，眼睛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，与他粗犷的外形并不相符。
“我也是一样的，”他说，同时示意你，“她来了。”

你抬起头，看见珂莱蒂就在楼梯上看着你。

“怎么回事，罗素神父！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”她立刻跑着下楼，而你却下意识地将手藏在了身后。

“快给我看看!”
她拉过你的胳膊，而你那只胳膊前不久，刚受过伤。
你的表情因为疼痛变得有些难看，她也发觉了自己的不妥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
“不用在意。”

珂莱蒂从小丑那里拿来酒精和纱布，一边帮你擦拭伤口，一边问你：“是谁让你受伤的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替你做主!”
她的样子很认真，就像小时候，永远富有正义感，永远不肯投降。

于是你只得告诉她，是自己不小心弄伤的。
她愣了一会儿然后笑了，“庄重的神父也会有冒失的时候啊。”

大厅灯火摇曳,你们四目相对，除了阿尔芒的鼾声，一切有如温暖的梦境。

Church of Stars

天亮后，你从沙发上醒来，只记得睡前本想送阿尔芒回房间的，没想到却不小心睡着了，等你醒来时他已经不在大厅。
你打了个哈欠，习惯性地摸了摸胸前的十字架……等等，十字架呢？

你这才发现，十字架不见了！

这意味着，你又是透明的了！
你在周围找了一圈，始终一无所获。
更糟糕的是，大家陆续起床来到大厅，你不便再继续翻找。

大家都以为，你只是提前离开了。
你的心一时间降到冰点，但没办法，你只能先回到教堂。

在教堂的一天，你都打不起精神，艾玛嬷嬷没有感受到你的异样，她早已习惯了透明的你。
可这怎么能一样呢。
被看见的感觉太好了，好到你生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奢望。

天色渐晚，很快要到了教堂关门的时候，就在此时，珂莱蒂来到了教堂。
你悄悄走进忏悔室，与她隔着小窗，相对而坐。

“罗……不，神父，这么晚打扰您着实冒昧，我来是想感谢您在我迷茫时给了我方向。”她依然遵守着忏悔的原则，唤你神父。
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于是你只好按照神父的礼节回应着她。

“说来神奇，我似乎获得了一种能力，我拥有了帮助别人同时保护自己的能力。”说到这儿，她停了下来，缓了几秒又继续说道，“对不起，我有些跑题了。最近我在为毕业舞会发愁，我想我肯定会搞砸的，而且……应该不会有男生邀请我跳舞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人坐在一旁看着。”

一瞬间你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，竟连一句安慰也说不出。
她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我知道这种问题应该去问心理医生，我不该打扰您，可我在想，也许您会愿意听我唠叨。”

“我愿意。”

你们彼此沉默了许久，她再次开口，“时候不早了，您也该休息了。”

她说完便走出了忏悔室，你起身，想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，怎么会没人想和她跳

舞呢，她是那么的动人。

就在这一刻，你无比厌恶自己的透明，如果此刻红宝石在身上就好了。

身为神父，你不该如此，但跳动的心脏说不了谎，哪怕它是透明的。

你只能祈求上帝的宽恕。

你希望被看到，哪怕只能被她一个人看到，哪怕就只在此刻被看到。

"请等一等。"

你开了口，你想留住她，至少得说些什么。

一瞬间，教堂外的街灯发出"呲啦"的响声随后齐刷刷熄灭，霎时间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，一同陷入了黑暗。

"怎么回事？"珂莱蒂的声音透着些慌乱。

"看起来像是停电了。"

你走出了忏悔室，此刻她看不见你，你也看不见她。

可这对你来说却再好不过。

即便伸手不见五指，你依然能在心里描摹出她的样子。

"你刚才说，你不会收到邀请。相信我，这不是你的原因，是他们不敢，因为他们的舞跳得太差劲了。"你对她说，你能听见，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她没有回应，于是你继续说道，"但如果，你此刻需要一个人陪你练习跳舞，我想难度不会太大，比如我就可以……"

你的脸烫得难受，心脏蓬勃欲出，恰若初见。

"的确是个好主意，神……罗素先生。"

……

"可我要怎样才能找到您？这里实在太暗了。"

……

顺着她的声音，你牵起了她的手，按照记忆走向走廊的中央，那里足够宽敞。

黑暗中，她搭住了你的肩膀，轻声哼着拍子，缓慢挪动着舞步。

“1……2……3……”

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意外，此刻你和这世界上的人再无不同。

你跟着她的步伐，前不久受伤的胳膊又渗出血来，因此你的姿势无比僵硬。

你想，自己大概笨拙极了。

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，并不刺耳，如同弦乐队的伴奏。

而教堂外，是人们惊觉停电后的抱怨，可在你听来，却如同好友们的欢呼。

人人都想从某个同样孤独的灵魂中获得爱。

哪怕周围是这样漆黑，你依然能看见她的眼睛。

棕黄的瞳孔中闪着光，像是天上的星星。

“对不起珂莱蒂，我跳得也很差劲。”

“当然不会，罗素。”

闹剧

“哦对了！这个十字架是您的吧？”

一曲结束后，珂莱蒂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在口袋中翻找了一会儿。

她拿出了十字架，放到你的手心，十字架上的宝石正泛出淡淡的红色光芒。

就在这时，教堂的灯亮了，门外传来大家的欢呼，电力恢复了。

你手握十字架，和珂莱蒂对视。

“真是上帝保佑，”你情不自禁地说道。

珂莱蒂告诉你，她是在酒店厨房的桌子上找到的，你的确感觉到十字架有些黏，凑近了闻还有甜甜的味道，似乎沾到了糖浆。
这到底是谁的恶作剧？突然的停电又是怎么回事？

教堂关门后，你和珂莱蒂一同回到菲尔酒店，**大厅里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副金色的古埃及木乃伊棺椁。**
棺椁上刻着某一任法老，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手部的细节刻画栩栩如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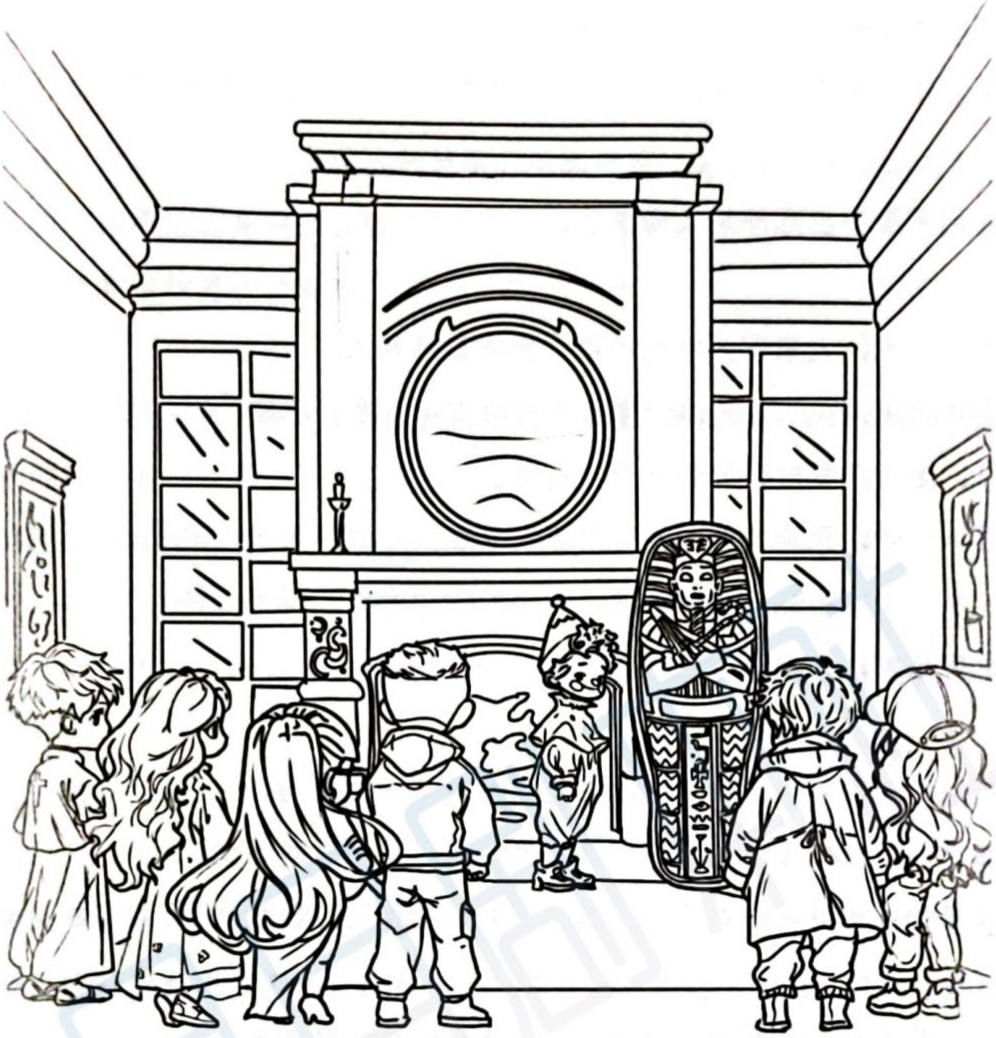
你把手伸进口袋，又摸到了那条昨夜捡到的月亮项链，于是你找到小丑询问他是否知道这项链是谁的。
小丑挠了挠头，告诉你酒店老板养了一只叫作“Moon（月亮）”的白色大鹦鹉，兴许是它的姓名牌。
如果是宠物的话，就能解释项链肮脏的原因了，可又为什么会落在大厅呢？

你来到酒店的花园，“Moon（月亮）”就在那里，它的体型比其他鹦鹉更大一些，不过性格很好，十分听话。
你把项链系在它的脖子上，它用小爪子挠了挠，睁着圆圆的眼睛，扭了扭脖子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
“果然和它很配呢，阿门……”你不禁感慨道。

转天傍晚，开餐之前，大厅里热闹极了，几个人围在小丑周围，像在抱怨，又像在投诉，他们抱怨的内容各不相同，**这让你想起了十字架上挂着的糖浆，你也想问问小丑，究竟谁才是那个捣蛋鬼？**

小丑被你们扰得不胜其烦，索性站上桌子，挥舞着双臂：“一个一个来！先写下自己遗失的或是出了问题的物品！别着急！我来帮你们解决！”



任务：

1. 在小丑发的纸上，写下自己被恶作剧的物品，弄清楚“十字架”挂满糖浆的原因，找出背后的捣蛋鬼。
2. 如果发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，在没有确凿证据前，先不要承认哦。
3. 弄清伦敦停电的真正原因。
4. 绝对不能透露自己透明人的身份，如果被问起，就说自己的能力是催眠或者祈福吧！

（小丑说，别再往前走啦，请在这里等一下他）

这场闹剧有如万圣节的尾巴，虽然问题没能解决，但每一位客人都获得了小丑精心调制的饮品作为补偿。

为了适应不同客人的口味，小丑还特意在阿尔芒和纳芙蒂蒂的饮品中加入了朗姆酒。

结果他们两个不出意外地又喝多了。

之后的十几天，大家因为住在一起，愈发熟络起来。

你很喜欢这里，在此之前你一直生活在教堂中，教堂是庄严的，也是肃穆的，除了艾玛，绝大多数时候你都一个人待着。

但这里不一样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总有人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他们会和你打招呼，然后分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也会问你“今天过得怎么样？”

当然最重要的，是珂莱蒂也在这里。

这儿的很多东西对于透明人的你来说，都是第一次见到。

比如梳子、发胶，你总想尝试一下，尤其是珂莱蒂在的时候。

每次她都会不厌其烦地教你如何使用，并夸赞你用过发胶之后，“实在是太英俊了”。

尽管你总是掌握不好剂量，要洗三次头发才能把发胶洗干净。

还有一次，你看到铜盘子上映出的自己产生了畸变，有时像大头娃娃，有时又尖嘴猴腮。

这太有意思了，你对着盘子做了许多表情，在大家面前哈哈大笑，失去了神父恪守的礼仪。

他们奇怪地看着你，“你难道没有照过哈哈镜吗？罗素神父？”

“哈哈镜是什么？”你认真地问。

听你这么问，他们立刻摆出了一副心疼的样子，“哦我们的罗素神父，竟然没有照过哈哈镜。教堂里长大的孩子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”

此外，你实在难以想象，斯黛拉这样可爱开朗的女孩，竟然是嗜血的狼人。
她每天都穿着漂亮的碎花裙，又是那么喜欢阳光与鲜花，和电影里描述的狼人大相径庭。
而她每晚的身体不适都源于狼人的特性，一到天黑，就会浑身发抖，必须尽快入睡，这样的体质还真是有些奇怪。
不过……还有谁能奇怪过你呢。

对于阿尔芒是吸血鬼的事情,你们倒是不怎么惊讶,原来他一直都在戴隐形眼镜,他本来的瞳孔是红色的。
苍白的皮肤，红色的眼睛，这倒是和电影里的吸血鬼一模一样，只不过他有些过于活泼，不像文艺作品中描述的那么高冷。
他经常在天亮前，为斯黛拉沏好最新鲜的蜂蜜水，当然，他没有再用你的十字架当搅拌棒。
你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暧昧，但这昼夜的分离的确令人神伤。

没事的时候，纳芙蒂蒂经常会拍着她“拿”回来的金色棺椁说，这里面藏着她复国的梦，等她的帝国恢复了，就给你们加官晋爵，你是大祭司，珂莱蒂是维西尔（法官），斯黛拉是史官，阿尔芒去给她修金字塔。

你不太理解她那与生俱来的高傲，毕竟你从未感受过成为国王是什么滋味。
但对一个女王来说，糊里糊涂睡了三千年，醒来之后曾拥有的一切都被黄沙掩埋，甚至成了博物馆中的展品。
从君临天下到一无所有，这样极致的落差，对于她这么骄傲的人来说，一定难以接受。

和纳芙蒂蒂相比，阿努永远是沉默的，他虽然看起来凶神恶煞，但却非常万能。
他不仅会开车、打架、抢东西，还会修理家具，甚至做得一手好菜。
他从不需要任何人帮忙，尊贵的纳芙蒂蒂也从不进厨房。

她总是说："万一割伤了怎么办？我只有在为子民求雨和祈福的时候，才能勉强流一滴鲜血，我这可是古埃及贵族的血！"

你们也绝不会让她做饭，有次纳芙蒂蒂要请大家吃烤肉，拿出了她的圣器"太阳神铜币"，说是能释放火焰，但看起来她多年不用，早就忘记了该如何操控。
结果别说烤肉，整张桌子都化成了木炭，最后还是阿努化解了危机。

他无时不刻陪在纳芙蒂蒂的身边，看她的眼神和看所有人都不一样。
他们两个，肯定不是女王和侍卫这么简单。

自从大家知道珂莱蒂有魔法之后，都很想见识一下，可她却义正言辞地说这种能力不能用来炫耀，自己只有帮助别人的时候才会使用，你站在一边，连连点头表示赞同。

结果，有次马虎的小丑端着杯子下楼时差点儿摔倒，珂莱蒂赶紧使用魔法，幸运的是她成功了，不幸的是好像用错了对象。
杯子稳稳地悬在了空中，而本没有摔倒的小丑却因为惯性顺着楼梯滚了下来，如同保龄球一般精准打碎了老板最喜欢的花瓶。
小丑也因为骨折住进了医院，你们清楚地记得他被担架抬走时，还想竖起唯一没有骨折的大拇指。

"对不起小丑，"珂莱蒂抓住他唯一的大拇指，愧疚地说道。
"对不起啊小丑，"你也在心中默默念叨着。

从此小丑开始了他的不带薪休假，好在伤势不重，因为不会使用手机，他常写信回酒店，想必一个人在医院实在无聊，还在信的最后嘱咐你们多给他回信。
说来也奇怪，现在竟还有人不会使用手机。就连阿努这种活了三千人的古人，使用智能手机都非常熟练呢。

“整个城市都睡着了，我们去散步吧。”

珂莱蒂工作的地方离教堂很近，她习惯每天和你一起出门，再陪你多走上一小段路。

在教堂门口，她挥手向你道别，你回到教堂，换回黑色常服。

艾玛嬷嬷站在门前，意味深长地冲你笑了笑。

“你胳膊上的伤都好了？”

你点了点头，不敢看她的眼睛。

她摆了摆手，颤颤巍巍地离开了。

你怕她误会，想向她解释，可又似乎没有解释的余地。

你能注意到珂莱蒂最近的焦虑，虽然她没说过是因为毕业舞会，但你知道那一天很近了。

等到毕业舞会那晚，你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旧西服，有些不合身，但至少看起来还算正式。

教堂的房间没有镜子，你只能透过反光的窗户整理领带。

你来到法学院的门口，门卫将你拦了下来。门卫上下打量着你，随后说道：“我在教堂见过你，年轻的神父先生。”

你微笑着向他点头回应，可他没有放行的打算。

“神父先生，礼堂在开毕业舞会，请问您是来做什么的呢？”

你有些语塞，你无法撒谎，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

身后的学生们开始抱怨，你只好错过身让他们先行。

他们洋溢着的那种青春的少年感，是你从未拥有过的，即使你与他们年龄相仿。

你只得悻悻离开，回到教堂。
黑漆漆的忏悔室，是你唯一能感到安宁的地方。
你曾感恩于被人们看到、被人们认出的生活。
可现在它却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，人们无法看见你波澜的内心，你没有任何方式辩解。

神父要终身侍奉主，年幼的你早已立下重誓，要把一生献给上帝，感谢他让特殊的你有所依靠。
可扪心自问，你早就喜欢上了珂莱蒂，你的心发生了变化，你又要怎么向上帝告解？
你不敢去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切，只能默默忏悔，企求上帝宽恕你的贪婪，毕竟你生来就没有选择的权利。

“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一个小女孩拉开忏悔室的门，探头向你问道。

你被她的鲁莽吓到了，这是第一次有人打开忏悔室的门。
“你不能打开这扇门，这个房间只有神父才可以来。”
你下意识地回答她。

那个小女孩假装在胸口画着十字表示忏悔，还假模假样地模仿着成年人的口吻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可能有些冒犯了，神父先生。”

教堂里有些黑暗，你注意到她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像是刚和别人打过架。
“出什么事了么？”
她吸了吸鼻子，叉着腰说：“那些孤儿院的小孩儿嘲笑我的红头发，所以我跟他们打了一架。”
你这才注意到，她分明和小时候的珂莱蒂一摸一样。

“多美的红发啊，他们不该这么说的，”你揉了揉她的脑袋，“对吗，珂莱蒂。”
她笑了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，问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。
而你的眼前全是曾经的回忆。

那时候你还是一个透明小孩儿，隔壁有家孤儿院，里面有一个出名的小淘气鬼叫珂莱蒂。
她总会跑到教堂的钟楼里一个人待着，有次临近中午，她爬下钟楼，路过忏悔室，学着大人的样子走了进去。
年幼的你出于好奇，也跟了上去。

“为什么大家都会因为我的头发讨厌我？他们都说我是坏女巫。”她稚嫩的声音里满是失落。
你想说点什么，却又担心自己会将她吓跑。

好在这里是忏悔室，没有人会不礼貌到掀开神父的门帘。

于是你鼓足勇气，压低声音，效仿神父的样子回答她，“因为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很无知，红发是上帝给予你独特的印记，代表着你的与众不同。”
“而且，它很漂亮。”你信誓旦旦地说。

“谢谢你，神父，你真是个好人。”她笑了起来，又接着说道：“那神父先生，你有什么烦恼呢？”
她坐在信徒忏悔的房间里，竟然想开导“神父”的烦恼。
可这却宽慰了你那颗孤独的心，你从未有过朋友，除了艾玛你从未和任何人袒露过心声。
“我想出去看看，可我不能离开教堂。”

“我带你走！”她激动地说道。

“可是，艾玛嬷嬷说，我不能出去，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你听到她跳下凳子的声音，她正朝你走来，想要将忏悔室的门打开。
“别，你不能打开这扇门，这个房间只有神父才可以进来。”你只能这么对她说。

你不想吓到她。

从那之后，她常来忏悔室找你。
你会有模有样地拿着厚重的圣经，坐在她的对面。

说实在话，她没什么想要忏悔的，每次都只会说些自己做过的淘气事儿。
比如惹苏珊妈妈生气了，向讨厌她的男孩床上丢青蛙，又或者没有午睡，而是偷偷溜出孤儿院去摘院子里的苹果，再比如她想半夜跑到沃克斯豪尔桥上放烟花，让整个伦敦的市民都看到。

可你从不指责她，相反，你每次都说“别担心，上帝会宽恕你的。”
你当然清楚，相较于她需要你这个“冒牌神父”，你更加依赖她，毕竟，她是你唯一的朋友。

像是在孤岛上看见了另一支缓缓驶来的小船。
第一次，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单了。

“所以你真的是珂莱蒂？小时候的珂莱蒂？”
她疑惑地看着你，双手叉腰，皱起眉头：“如假包换啊。”

紧接着，她柔软的小手拉住了你，继续说道：

“没关系，整个城市都睡着了，我们去散步吧。”

就这样你被她带出了教堂，走在夜深人静的伦敦街头。
泰晤士河的晚风温柔，运河尽头是沃克斯豪尔大桥。

小珂莱蒂指着那座桥说道："如果在那里放烟花，一定会很好看的。"
果然，小时候的她可是最想做这件淘气事儿呢。

你弯下腰，与她平视，反问她："为什么不呢？"

教堂后的储藏间有些居民们送来的红色烟花，你和小珂莱蒂将那些烟花放到沃克斯豪尔桥，用火柴点燃，你们的手中还拿着两根小烟花。

一瞬间，空中传来声响，红色的光芒照亮了黑夜，映在你的脸上。
鲜艳的红变作玫瑰，又化为点点繁星，落入水中。
水面上映着烟花的倒影，如同整条泰晤士河都被点燃。

突然小珂莱蒂跑到了桥中央，烟火在她的头顶上方绽放。
她冲你挥手，然后消失在桥面与夜空形成的分界线。

就在此时，长大后的珂莱蒂出现在桥的对面。

夜风吹起她垂在腰间的红色长发，一头波浪长发显然特意打理过，她还搭配了一条漂亮的白色长裙，看起来像是安徒生童话里的小美人鱼。
你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，而她正向你走来。

"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？"
"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？"
你们异口同声，才发现原来你们都遇见了同样奇妙的事情。

于是你先开口说道："小时候的你领着我说，如果在这里放烟火，一定会很好看

的。”

她惊讶地捂住嘴，迫不及待地问你：“那你是怎么回答的？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

你将手中的烟花递到她的手心，这一刻你不再是神父，只是爱慕着她的罗素。

是小时候的彼此，把你们带到了这里。

没有神迹会无缘无故地降临，这是在告慰你曾经的孤独。

烟花绽放，将桥面照得通亮，星火坠落在你们身旁。

你能感受到，你的世界有人在轻轻敲门。

从那以后，你们在朋友和暧昧之间反复拉扯，你知道自己的身份没有资格爱她，但每一次相处都让你更加沉迷，你该把一生献给上帝，然而如今，你的生命似乎有了另外的意义。

塞林格说，**爱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的手。**

你曾不明其意，直到如今，终于能体会这其中蕴藏的酸涩之感。

快乐的日子终要结束，教堂中堆积的物品逐渐清空，你该回到教堂了。

你还没来及和其他人说，就被告知大家都打算退房了。

那么今夜，或许就是你们留在酒店的最后一晚了。

任务：

1. 你独自呆在房间，突然回想起你曾答应过小丑，要给他寄信的事情。

这是一张刮画明信片，请用笔画出或写下你和珂莱蒂经历过的最有趣、最难忘或最浪漫的事情吧，小丑看了一定会很高兴的。

全程独自创作，谁也不要偷看哦～

2. 这是你们在酒店的最后一晚了，以神父的身份，说一段祝酒辞吧，比如：**上帝以他的良善差遣葡萄，为大大小小的相聚而欢呼，愿我们都能前程似锦，干杯吧我的朋友，小傻瓜会喝多，大傻瓜一点也不，神父罗素，为你们祈福。**

月月剧本社

（小丑说，别再往前走啦，请在这里等一下他）

晚宴上大家推杯换盏，大厅的壁炉燃起篝火，你看向珂莱蒂，篝火将她的头发照得更加鲜艳，她笑得很开心。

她现在看起来，和你第一次见到她时如出一辙。
只不过那时候的她，并不知晓你的存在。
放在大厅的时钟发出沉闷的回响，你的耳畔响起了那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钟声。

钟 楼

1998 年的圣诞节，修女艾玛在教堂大门前的纸盒子里捡到了你，那天大雪纷飞，寒冷异常。
起初她只是听见周围传来啼哭声，细听像是来自纸盒，她还以为是哪家孩子在恶作剧，本想将门关上，**却看见雪花纷纷飘落在你透明的身体上，形成了婴儿的轮廓，这如同神迹般的景象，让艾玛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骂出了脏话。**

就这样，你被艾玛收养了，一个修女单独抚养孩子已然不易，更何况还是一个“透明婴儿”。
那几年，夜晚的教堂常充斥着你的哭声，路过的行人听见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编排了不少花样百出的鬼故事。

从懂事起，你以为小孩都是这样，只要长大了，身上就会拥有颜色。
艾玛从附近居民们捐赠的衣服中为你选了几件小袍子，可只要你一穿上，袍子也会变得透明。
甚至，你连眼泪都没有轮廓。

“小罗素，你是上帝的礼物。”
艾玛信誓旦旦地对你说，于是，你也这样相信着。

艾玛从不让你离开教堂，以免你出现危险。

十一岁的你，去过最远的地方便是教堂的钟楼，你习惯每天早上都站在圣钟的一旁，等待太阳升起，当太阳闪烁出光辉，天空泛出湛蓝色的光，你便卯足力气，推动木桩，敲响圣钟。
你是《巴黎圣母院》中的卡西莫多，没有人知晓你的存在。

庄重的钟声，像是上帝对你的垂怜，又像在安抚你的灵魂。
阳光穿透你的身体，温暖却会留在胸口。
就在那一天，只属于你的宁静之地闯入了一个外来者。

当你敲响圣钟的一瞬间，楼梯的一侧忽然冒出来一个火红色的小脑袋，那是个红头发的小女孩儿，正努力地想要爬上钟楼。她的两只小手费力地攀着楼梯，圆圆的眼睛里盛满了好奇，翘起的鼻头在阳光的照耀下透亮极了。

她像是另一个太阳，虽然小小的，却比天上的那个还要明亮。

“嘿，珂莱蒂，你去哪儿？”你听到艾玛的声音。
原来，她叫做珂莱蒂。

“这就是天使吗？”
你不敢说话，停下了手里的木桩。

她充满好奇地看着你的方向，这是你生命中第一次同人对视，尽管她对此一无所知。
你明明是透明的，此刻却能感受到心脏的跳动格外清晰，而脸上也烫得难受，像是在正午晒了很长时间的太阳。

她终于爬了上来，坐在钟楼的角落里，你们之间只有两步的距离。
除了艾玛，你还从未和人靠得这样近。
太阳逐渐升起，你一如往常，感受着那穿透你身躯的温暖，不一样的是，以往你

总在看着太阳，而现在，你不错眼珠地看着身边的女孩儿。

她周身都金灿灿的，很像是艾玛为你讲的睡前故事里那美丽的人鱼公主，整个人沐浴在圣光中，你甚至没有注意到，她是那么的瘦弱，身上的衣服又是那样破旧不堪。

毕竟，你有什么资格评价她呢，你甚至看不见自己的衣服。

“钟声怎么停了呢？”

她失落地低下头自言自语，你却当她是在同你对话。

这让你不禁愧疚起来，于是你站起身继续敲响钟声。

成群的白鸽从光的那边飞起，挥动着翅膀发出好听的沙沙声，顺着教堂钟楼的方向飞翔着。

她笑了，阳光穿透你的身体，照在她的脸上。

这钟声不为星期日的弥撒，不为虔诚祷告的信徒，甚至不为孤独的你。

只是为她。

那天以后，珂莱蒂时常爬上钟楼晒太阳，你开始期待看见那个从楼梯探上来的小脑袋。

你知道她爱听钟声，便会在每一次她来的时候，都敲响教堂的钟。

久而久之，她甚至在角落里用小石子刻上了一行字：“这是属于珂莱蒂一个人的秘密基地”。

她不知道，每一个她在钟楼度过的日子，都是两个人一起。

夜访吸血鬼

后来的一天，你因为初次尝试咖啡，在床上辗转难眠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动静。

你看向窗外，有根绳子从对面孤儿院的二楼窗户扔了出来，一个小红脑袋探出窗子，你认出那是珂莱蒂。

她顺着绳子慢慢爬了下去，似乎是手滑了，一不小心掉进了灌木丛。
你的心提到嗓子眼儿，跑到窗前，把头探了出去，仔细看她的踪迹。

没过一会儿，她就揉着屁股从灌木丛中爬了出来，还掸了掸身上的灰尘，向另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跑去。
你有些担心，害怕粗心大意的她出危险，于是你套上外衣，也跟着她跑了出去。

夜晚的伦敦热闹极了，但你们所在的街区却很安静，珂莱蒂在前面跑着，你在不远处跟着，街灯一盏一盏被你们甩在身后。

就在这时，一团巨大的黑影从你面前从天而降，你抬头看去，那是一个长着翅膀的人。
他手里拿着一个麻袋，就在你愣神的时候，那个人用麻袋罩住了珂莱蒂。
你赶紧追了上去，可就在一瞬间，你身后驶过一辆黄色的甲壳虫汽车，一个急刹停在怪人身后，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着皮夹克的男子。那怪人像是被吓到，竟然飞了起来，皮夹克男子没有抓住他，想要继续追，于是你趁此机会钻进了他汽车的后备箱里。

珂莱蒂有危险，你不能袖手旁观。

汽车行驶得飞快，你在后备箱里东倒西歪。
过了一会儿，车停了下来，像是到了地方，你爬了出来，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城堡，但看起来十分破败。

没等你反应，那男人又是一个加速，冲着关闭的木质大门冲了过去。
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汽车撞进了古堡，停在大厅，前脸已经撞得凹陷了下去。
四周扬起木屑与灰尘，你觉得头晕极了，踉踉跄跄地爬下了车。

古堡内无数双红色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皮夹克男人，你仔细打量着那些红眼睛的

人，像极了电影中形容的吸血鬼，你不禁被吓得打了个哆嗦。

好在他们看不见你，他们的注意力全在那个人身上。

你悄悄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，沿着走廊，你来到了一个房间，这房间很奇怪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，屋子里都是一些冷冰冰的科学仪器和奇怪的瓶瓶罐罐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实验室。

珂莱蒂就在这里！

她被绑起来扔在了角落，嘴里还碎碎念叨着什么，看起来精神很好。

“博士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女孩……”

那个吸血鬼自言自语着，手中拿着一张照片和珂莱蒂做着对比。

那照片里是站在钟楼上的珂莱蒂，有人站在街上对她进行偷拍。

那个吸血鬼向珂莱蒂走去，蹲下和她打了个招呼，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招牌尖牙就露在外面，发出森森的寒光。

吸血鬼可都是吸人血为生的，他们该不会想要吃掉珂莱蒂吧。

“怎么办，怎么办……”你心里着急得不行。

而珂莱蒂像是在念咒语，一直小声念叨着“一切尽在掌握，一切尽在掌握，一切尽在掌握。”

你左顾右盼，看到桌子上有个小锤子，赶紧跑了过去。

你颤颤巍巍地从桌子上拿起小锤子，走到那个吸血鬼身后，高高举过他的头顶。

锤子有些沉，你晃晃悠悠地举着，珂莱蒂发现了正飘浮着的小锤子，表情十分吃惊，圆圆的眼睛随着你手里的锤子忽左忽右。

Bang——

锤子砸在吸血鬼的头顶，只见他两眼一直，晕倒在珂莱蒂的脚边。

你松了口气，但你依然没有说话，你怕你一旦说话，珂莱蒂会更害怕。

但她好像根本没把这神奇的一幕放在心上，她盯着身上的绳索，你赶紧上前给她解开了绳子。

门外传来嘈杂的吵闹声和各种物品摔碎的声音，趁她偷偷溜出房门，你用绳子把晕倒的吸血鬼绑在桌腿上，手里拿着小锤子又追了出去。

然而没一会儿，你就跟丢了，大厅里火光冲天，你只能回到那间实验室。

你到处寻找，都没有看到珂莱蒂的踪影，就在你准备离开时，突然被一个箱子绊倒了。里面的东西全都散落出来，你摔倒在地，完全没有注意到，地上的东西正闪烁着红光。

就在此时，你苦苦寻找的珂莱蒂突然出现在门口，她有些诧异，像是在看着你的眼睛。

这是你此生从未有过的对视，你知道她不可能看得见你，可她分明就望着你的眼睛。

突然她身后传来一声巨响，火舌蔓延进走廊。

古堡的火太大了，一个吸血鬼从她背后出现，将她一把抓起，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狗头人身的怪物突然窜出来，抓住了吸血鬼的脖子。珂莱蒂死死咬住吸血鬼的手，你快步上前踹着他的小腿，他吃痛，不得已放开了珂莱蒂，于是她一溜烟沿着走廊一路狂奔。

你偷偷从怪物的胯下钻了过去，打算去追珂莱蒂，可面前的火焰已经变成了一道火墙，把你们阻隔，你只能看着她消失在走廊的尽头。

城堡外雷声大作，火势却越来越猛。

你从古堡的侧门跑出，从另一面火势弱的地方再翻窗进去，反反复复，确实中没有找到珂莱蒂的踪影。

古堡的大部分建筑主体被烧毁了，救护队从山脚下鸣笛而至。

雨水淅淅沥沥，它打湿你的衣服，显出你透明的轮廓。
你最终还是体力不支，倒在地上昏迷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雨停了，古堡的大火被消防队熄灭，只剩滚滚浓烟依然遮天蔽日。
城堡被警察和消防员围起，地板满是被燃尽的烟灰，你怕留下脚印，没有再进去。

你六神无主地走回教堂，艾玛为了寻你一夜没睡。
她抓紧你透明的胳膊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上帝保佑。
你衣服上的雨水未干，浑身发抖，头也痛得厉害。

“珂莱蒂，珂莱蒂找不到了……”
教堂环绕着你的哭声，眼泪滴落在地板上，啪嗒啪嗒，谁也看不见。

下午的时候，你开始发起高烧。
艾玛过来告诉你，珂莱蒂已经被苏珊从警局接了回去。苏珊是孤儿院的院长，艾玛听她说珂莱蒂一切正常，除了有些胡言乱语，说着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离奇故事。

那天之后，你发烧了整整一周。
退烧后，艾玛告诉你，珂莱蒂被收养了。

她走的那天，天空灰蒙蒙的。
你站在教堂门口，看着她离开孤儿院，手里拿着一个小箱子，那是她全部的行李。
你替她高兴，却也为以后再也见不到她而难过。
你多想当面与她告别，感谢她这些时间的陪伴，哪怕她一无所知。

小雨淅淅沥沥，你爬上钟楼，用钟声为她送别。
她回头看了看钟楼，像是注意到了钟声。
你祝她一切安好，你唯一的，朋友。

离开钟楼之前，你学着珂莱蒂的样子，用石子在她写的那行“这是珂莱蒂一个人的秘密基地”下面又补了一句话。

“钟声会一直陪着你。”

“ 魔 法 ”

九年后，你成了教堂的神父，又遇到了她。
你们在忏悔室相对而坐，隔着那扇小窗，你多希望她能想起你。

就在她来教堂后的第二天下午，你去了玫瑰公园，人们把这儿当作恋爱天堂，但并非每次表白都能圆满收场，所以被丢弃的玫瑰铺满了公园，淹没了小路，这里便被人们称为玫瑰公园。
当然这一切与你无关。

你找了个角落，正想看会儿书，还没翻开，就瞥见一抹跳动的红色。
你抬头一看，吓出一身冷汗，珂莱蒂正趴在松树的树枝上，想要救下树上的橘猫。
她往前挪动一步，树枝就摇晃得厉害一些，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赶紧跑到树下，伸出双手，随着珂莱蒂和橘猫的动作左右移动。
忽然那只小猫一个助跑，踩着珂莱蒂的脑袋蹿下了树干，只留下愣住的她。
树枝就在这时突然断裂，珂莱蒂毫不意外地掉了下来，一抹尖叫的红色在墨绿色中坠下，你来不及反应，立刻接住了她。

可你是透明的，在她眼中这就像悬浮魔术。

你慢慢将她放在草坪上，祈祷她千万不要被吓到。

“我是……怎么？“
珂莱蒂还有些懵，抬头看向树枝，又看了看四周，目光在你身上停留，忽然惊呼

出声。

你这才发现有几片松针落在肩头，你赶紧掸去，糟糕，被发现了。

你想逃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

然而她的目光又离开了你，看向自己的手心。

“我有超能力？”

果然，只有她有这样的脑回路。

紧接着她看见掉落在你脚边的手机，学着猩红女巫的样子抬起手，试图将手机用意念拾起。

于是你捡起了她的手机，她叫了出来，看起来雀跃极了。

对你来说，无论是透明人还是幽灵，都是令人恐惧和厌恶的。

但魔法不一样，它不会思考，也不会讲话，不会像个冒昧的神父。

你用两指捻住手机的一角，轻轻放在她的手心。

她瞪大了眼睛，惊讶中带着兴奋。

“把手机修好！”

她闭上自己的眼睛，嘴里小声念叨着，又悄悄睁开一只。

“果然不行哦。”

她摸了摸后脑勺，笑了起来。

你看着她，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，你多想有机会和她产生交集，但这样的方式，是否太过卑鄙。

危 险

“撒谎一次，需要一百个谎言来弥补。”

作为一个神父，你当然知道这样的道理。

自从珂莱蒂认为自己拥有了魔法之后，你更像是找了一份兼职，做她的守护神。

每天上街寻找珂莱蒂，成了你的任务。

珂莱蒂是个非常善良的姑娘，她从不滥用魔法。

所以你要做的无非是在街上帮老婆婆捡起掉在地上的橘子，或是帮小孩取下挂在树上的气球。

她很懂得隐藏自己的“特殊”，所以帮她并不困难。

只是有时候，小橘猫一旦在街上闻到你的气味，就会跟在你身边讨要小鱼饼干，久而久之，珂莱蒂还以为是自己获得了小橘猫的青睐。

“是猫咪之神在眷顾我吗？” 她坐在地上，挠了挠小猫的下巴，小猫舒服地打了个滚，卧在你的脚边。

她在看着猫，你在看着她，只希望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。

然而有那么一次，她再一次陷入险境，险些丢掉性命。

那天，你看见她偷偷摸摸地跟踪着一辆黑色商务车。

你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果不其然，如九年前一样，那辆黑色商务车很快发现了珂莱蒂，毕竟她的头发实在太过显眼。

车上下来了三个人，拿着麻袋与绳子，仅仅用了三秒钟，甚至你来不及做任何事。

他们就把珂莱蒂塞进了后备箱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你只能跟着车一路跑，好在车速不怎么快，转了三个街区，他们终于在一栋别墅门口停了下来。

你气喘吁吁，努力调整呼吸，以防被他们发现。

他们把珂莱蒂带到一个满是轮胎和空油桶的杂货间，试图让她说出“幕后老板”，可她根本没有，好在他们只是言语威胁，很快杂货间外传来吵闹声，显然，另一

件事更加为难，黑手党头目带着手下立刻离开了房间，丢下她一人在这堆满垃圾的杂货间。

“哦珂莱蒂，你这个蠢货。”
她低着头，像是在责备自己的愚蠢。
你轻轻叹了口气，等待着她的“指令”。

过了一会儿，隔壁房间像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
而珂莱蒂正在集中精神，低声念着“咒语”。
“松开绳子。”

你解开了她的绳子，又打开了窗户。
就在她把腿迈出去时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。
“那可是我刚买的新手机!”
是了，那个黑手党首领拿走了她的手机。
于是她又把腿迈了回来，随后隔壁房间的争吵声变为枪声和哀嚎。
她再次把腿伸了出去。
“就当送他了!”
“……”
结果珂莱蒂刚跳出窗户，就被一个黑手党发现了，他举着枪大喊：“别跑!”
你下意识地回头，他毫不犹豫地对着珂莱蒂射击，你立刻挡在珂莱蒂身前，子弹射中了你的胳膊，打进了你的身体。
你疼得摔倒在地，能感觉到鲜血在不断外涌，然而透明人连血都没有颜色。
可子弹并没有消失，它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形状。
这在珂莱蒂和黑手党看来，就像是子弹悬在了空中。

黑手党面对这样的异象目瞪口呆，一时间惊得失去了反应，而珂莱蒂还以为是魔法奏效，立刻脚下生风，跑得更快了。

直到天色暗了下来，黑手党已经完全追不上珂莱蒂，你才拖着受伤的躯体，慢慢走回了教堂，想必在黑夜之中，没有人注意到一颗缓慢前进的子弹。
为了等待这合适的契机，你在草地上足足躺了三个小时，疼得几乎要昏过去。

回到教堂后，艾玛嬷嬷边哭边为你包扎，“哦我可怜的罗素，你怎么会受这么严重的伤？这是你的腹部吗？”
“不不，艾玛，这是我的胳膊，”你摆了摆另一只手，虽然她看不见，“我误入了黑手党交易现场，他们刚好在火拼。”
你欺骗了艾玛，神父不该撒谎，可你觉得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后来在酒店的大厅，在大家的注视下，你稳稳接住了小丑的杯子，却不小心碰倒了他，所以他才摔下了楼梯。
“对不起，小丑。”
这才是你默默道歉的原因。

这时，一块靠近大厅天花板内侧的墙皮脱落下来，落到纳芙蒂蒂的汤碗中，她立刻抱怨起来，打断了你的回忆。
你们抬头看去，**墙皮脱落的部分，露出焦黑色的砖墙，看起来像是被火烧过一般，部分砖体上还能看到清晰的抓痕。**
你忽然想起九年前去的那间古堡，同样位于伦敦远郊的森林之中。
“这块墙皮怎么又脱落了？”
小丑看见后，抱怨地说道。
任务：
1. 确定拉菲酒店和古堡之间的联系。
2. 和大家分享在古堡中你遭遇的一切。
3. 继续隐藏自己的透明人身份，如果大家连连逼问你究竟有什么能力，就告诉他们你会催眠或者祈福吧！

（小丑说，别再往前走啦，请在这里等一下他）

酒过三巡，大家疲惫地半躺在沙发上，壁炉中的柴火烧得很旺，火光摇曳着，舒适的温度让人有些昏昏欲睡。

斯黛拉因为狼人的体质开始瑟瑟发抖，大家都劝她早些休息，可她仍想和大家多待一会儿，你理解她的心情，一旦拥有快乐，就不愿意撒手。

珂莱蒂为她披上大衣，阿尔芒先生绅士地为壁炉添上新柴，这和那些文艺作品中写的不一样，在你的认知里，吸血鬼都是很怕火的。

一旁的纳芙蒂蒂向你们描述着古埃及曾经的壮丽景象，她有些喝醉了，脸上泛着红晕，神情仍是无比的骄傲。

阿努先生在一旁默默聆听，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，眼中是罕见的柔情。

你抚摸着胸口的十字架，心中有无限感慨。

这个世界有太多神秘的奇迹，可它的光芒太过耀眼，灼伤了热爱太阳的信徒。

有些人沉睡千年，不见旧时帝国，有些人孤独地生活百年，站在上帝的背面。

有些人生来无法拥抱天赋，却得接受天赋伴生的痛苦。

有些人生来善良富有正义，却被旁边说成是执拗的怪胎。

这古怪的世界，多数人追求现世幸福，少数人祈求生来完整。

“但依然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有所慰藉。”你低声念诵。

小丑送来好喝的甜酒和暖和的毯子，大厅中央的时钟开始报时，回响低沉，你很快进入梦乡。

新的一天，阳光熹微，小丑说阿尔芒在夜深时独自离开，斯黛拉听后有些落寞。

你们一一向小丑告别，约定在平安夜的时候，再次相聚。

突 变

「遮掩自己罪过的，必不亨通；承认离弃罪过的，必蒙怜恤。」

圣经箴言廿八：13

回到教堂，你等待着珂莱蒂的消息。

艾玛拿着两个满满当当的旧纸箱经过你的门前，你像是心虚一般，赶紧收起手机，上前帮忙。

但艾玛拒绝了。

“哦我敬爱的神父，您现在一定很忙。这些简单的杂活儿就让我这个老修女自己来吧。”

你哑口无言，听得出，她对你最近的状态并不怎么满意。

可她实在是老了，说完这话，没走两步便放下箱子，大口喘着粗气。

你顺势接过了箱子，发现里面都是一些你小时候穿过的旧衣服。

艾玛曾说过，这些都是她珍惜的回忆。

曾经年轻的她从这些旧衣服中精心为你挑选，可她却从来看不到你穿在身上的样子。

现在你虽然不再透明，可毕竟已经是个大个子了，又怎么可能穿得下呢。

你问她为什么要拿这些衣服出来，她说救济站的孩子会更需要它们。

你心中五味杂陈，有种说不明的苦涩。

她已经对你感到失望了吗？所以，要将你穿过的衣服都送给其他孩子。

你们站在教堂门前，救济站的修女拉着推车过来，你们互相微笑致意。

修女把箱子放上推车，拿出表单要艾玛签字，艾玛拿过表单，眼睛几乎贴在纸上。

"还是没有好转吗？"修女关切地问。
艾玛叹了口气，"已经什么都看不清啦。"
修女跟着叹气，"没办法，人老了是这样的。"说罢，她拉着推车走远。

而你浑身一颤，不敢置信，艾玛从未和你说过，她的眼睛已经差到这种程度。
你想起自己显出形状的那天，她摸着你的脸，说你有双好看的棕色眼睛。
你早该发现的，她是因为看不见才说错的。

她佝偻着远去，从前的她总是精神抖擞，一只手就可以将你抱起。
长达二十年，她一直默默地抚养着透明的孤儿，直到你长大成人。
如今你终于有了相貌，可她却已经老到看不见了。
想到这儿，你涌出无限心酸。

你又看了看胸前的十字架。
它是你的工作，也是你的信仰，除此以外，它还承载着艾玛的一生。

可你又情不自禁地想起珂莱蒂，想起她冒失时的滑稽样子，想起她明媚的笑脸。
是你太贪心，你早已对着艾玛宣誓，要放弃终生的幸福，一辈子在教堂里安之若素。

那天教堂关门后，闯入了一个男人。
"这里已经关门了，"你提醒他。
"果然，上帝也是要看表上班的。"他冷笑了一声。

你听到他的声音才猛然发现，那竟是阿尔芒。
"阿尔芒先生…你怎么…我没有认出你…"
他的脸上多了些皱纹，额间甚至生出了白发，可就在前几天，他还是个英俊的青年长相！
他看起来失魂落魄，抬起头对着耶稣喃喃自语，然后甚至没有同你告别，就离开

了教堂。

你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换做是往常，你一定会和珂莱蒂分享，然而此时，你只能独自消化。

一周后，珂莱蒂的考试结果即将公布。

你放下十字架，变回了透明人，来到公益机构门口。

“最后一次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我该为她庆祝的，就像毕业典礼那样。”你对自己说着。

门口站了很多人，他们年龄不同，人种不同，**但你还是一眼认出了苏珊，那是珂莱蒂曾经的孤儿院院长。**

他们手中都捧着鲜花，表情像你一样，都期盼而焦急。

没过一会儿，珂莱蒂走了出来，她似乎没想到眼前的景象，捂着嘴不知所措。

苏珊上前抱住了她，珂莱蒂边笑边哭。

“她做到了。”

那些她曾帮助过的人们开始躁动起来，笑声、欢呼声不绝于耳。

人们一一上前送上鲜花，表示祝贺。

你站在马路中央，那是最显眼的位置，但她不会看见你。

你同样为她感到骄傲。

不知不觉，你想起忏悔室的那次重逢。

“上帝给予你特殊的印记，证明着你的与众不同。”

眼泪流了出来，它是透明的，它是苦涩的。

你无法拿下十字架面对她，面对你们未来的人生。

可拿起十字架时，你只属于上帝，属于艾玛。

你对自己说，“罗素神父，你看见了结果，也是时候梦醒了吧。”

她已经长大了，不再是小时候那个淘气的“红脑袋”，她不需要保护神，也不再需要“钟声”。

那天之后，你变回了庄严的神父，开始从工作中得到慰藉，人们需要你，艾玛也需要你。

但，对情愫的克制所带来的痛苦，像是试炼者手中自罚的荆棘，不断鞭挞着你的内心。

你不再回复珂莱蒂的消息，哪怕你为此心痛异常，彻夜难眠。

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，眼底有了浓浓的乌青，你还开始脱发。虽然它们离开你的身体后，又变回透明，可你每天起床收拾被褥时，总能摸到大把透明的发丝。

或许是因为睡不好，你开始幻听幻视，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你总觉得好像听见珂莱蒂在叫你，可是抬起头，什么都没有。

你不敢再看手机，她的消息又多又密，每一条都像是打在你的心上。

于是你开始喜欢上发呆，回想你和克莱蒂一起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，一遍又一遍，你闭上眼，就能和心中的她对视。

直到那天，你再次收到了珂莱蒂的短信。

“我曾以为我拥有了可以让别人幸福的能力，但原来只是一场幻梦。我是这样无能，以至于失去了我的第一个家，甚至……我还要继续失去你。罗素，你在看吗？我很需要你。”

你不明其意，却能感受到她强烈的无助和悲伤。

就在这时，艾玛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叫住了你，“罗素你看，这不是珂莱蒂吗？”

你接过报纸，发现上面赫然写着“一女子阻止孤儿院强拆不惜以命相博”，而配图正是珂莱蒂只身挡在推土机前的样子。

她瘦小的身躯在那个庞然大物面前显得极为可怜，但她的神情却果敢而坚毅。
你知道，她是在发动她的魔法，可也只有你知道，她必然会失败。

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错误，你是不能够一直保护她的，你根本没有这个资格，无论是出于你透明人的体质，还是你神父的身份。
你给她带来过短暂的快乐，但注定是漫长的痛苦。
这是你的罪孽。

燃 烧

夜里，艾玛把你叫到身边，她的眼角有些泛红，颤抖着拉住你的衣袖，你有些慌张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她想要说些什么？也就在这时，教堂的休息室传来脚步声。
那是个中年男子，他的左脸有道极其丑陋的疤痕，看起来像是烧伤，穿着一身棕色的风衣站在耶稣像下，只不过你能看到他衣服下摆藏着的消音枪管。

“敬爱的神父，能见到你真是荣幸，我可等你很久了。”他戏谑地向你走来，艾玛抓紧你的衣袖，挡在了你的身前。
“先生，如果您不是来虔诚祷告的话，就请出去。”艾玛强装着镇定，但你能听出她有些发抖。

“修女啊，你知道我对他有多大的恩情吗？是他捡走了我的东西，还占为己有。”他的声音忽然变得狠戾。

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阿门。”
“上帝今天不在。”

他亮出手枪，对准了你的脑袋，但你根本来不及反应他的企图。
艾玛攥住了他的手，她不允许有人拿枪指着你。

你正要拉开艾玛，可就在这时，枪响了。
子弹打进艾玛的身体，鲜血染红了她的修女服。
那个人就这么开了枪，然后对着耳麦说了些什么。

随后是一声巨响，教堂开始燃烧。
你抱住艾玛嬷嬷，死死盯着那个人。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！”

他拿出手枪继续指向你，“我已经没有耐心跟你们这帮怪物耗下去了，对我们来说，你太危险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珂莱蒂出现在门口，你回过头，和她四目而对。
她呆站在门口，一动不动，明显被吓坏了。

趁着这个当口，那人再次开了枪。
珂莱蒂伸出手，你知道，她想要施展魔法阻止这一切。
可你就她的面前，她又怎么会拥有魔法。

子弹顺利打进你的胸膛，鲜血顺着衣服的缺口涌出，你倒在地上。
这是你第二次中弹了，显然这一次要严重得多。
燃烧的屋梁倒落下来，阻止了那个人想要继续射击的念头。

珂莱蒂跑过来，用手捂住你的伤口，她有些语无伦次。
“为什么魔法会失效，为什么……血，不要再流了……”

可鲜血依然沾满了她的手，还在不断流淌着。
只有你知道，魔法怎么可能有效呢。

“快跑，珂莱蒂。”你忍着疼痛，断断续续地说。

那个人绕过了倒下的横梁，继续向你们靠近，珂莱蒂挡在你的面前，哭着伸出手。

“没有用的，快走吧。”你推了她一把。
“有用的，之前每一次都有用的！”她哭喊着说。

好累，眼睛要睁不开了。
你用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，把她拉起，推出了教堂。
她摔倒在教堂门外，你用最后的力气将教堂的大门合上，透过缝隙，你注视着她。
“钟声，会一直陪伴你左右。”

大门合上了，教堂内被烧得破败不堪，你与艾玛的家、与珂莱蒂初见的钟楼、互相倾诉的忏悔室、与她共舞的中庭，全部在火海中沦陷。

那个凶手，他就站在你的对面，你安静地等待着最后的时刻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巨大的气球从空中下落，挡在了你们中间。
他一枪打破气球，气球炸开，扬起白色烟雾，掩盖住了你。
而你慢慢地，闭上了眼睛。

艾玛嬷嬷、珂莱蒂、阿尔芒、阿努、还有纳芙蒂蒂和斯黛拉，他们在你的眼前轮番出现，最后，又变成了珂莱蒂，她站在你对面，笑着对你伸出手。

你想要去牵住那只手，可就在你要碰到她的瞬间，周围化为一片黑暗。
你被疼醒了，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菲尔酒店房间的床上。
你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了，虽然还是很疼，但好在，已经不再渗血了。

小丑从门外走了进来，询问你情况如何，他说自己发现了教堂大火，一直偷偷躲在暗处，把你从教堂中救了出来。
你询问他是否见到了珂莱蒂，他让你放心，珂莱蒂只是受了些轻伤。

除了感谢，你没什么能做的，想到艾玛嬷嬷，你又流下了眼泪，你甚至还没有叫过她一声“妈妈”。

你抚摸着胸口的十字架，上面的红宝石正闪烁着微光。

“他在找的是这个吗？”

你攥紧了十字架，懊悔和痛苦，让你的伤口又剧烈疼痛起来。

打开的电视机里正播放着教堂火情的新闻，记者说这是一起严重的蓄意纵火，据可靠消息称，嫌疑人是教堂的神父罗素，目前该嫌疑人潜逃，警察们正在搜捕他的踪迹……

怎么会这样？受害者成了嫌疑人，能够这样颠倒黑白，一定是那个混蛋和警局沆瀣一气。

你不能进监狱，否则透明人的体质一定会被发现。

你的心脏又开始疼了，你躺在床上，昏睡了过去。

这一躺，就躺到了平安夜。

等你醒来后，大家都遵守和小丑的约定，来到了酒店的大厅。

但大家似乎都不如意，纳芙蒂蒂的脸色惨白，看起来没什么精神，阿努并没有站在她旁边。

阿努的身上出了很多汗，样子十分虚弱，白色的袖口被鲜血沁成了红色。

阿尔芒消瘦了许多，眉眼间生出了皱纹，额头竟有了白发，像是十几天里突然苍老了二十岁。

斯黛拉眼圈泛红，脸颊上全是泪痕，不再阳光开朗。

而珂莱蒂走路一瘸一拐，像是腿受伤了，脸色很差，看起来好像几天没睡觉了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任务：

1. 大家似乎都遇见了那个穿棕色风衣的男人，不妨和大家分享讨论下见面的经过，他究竟想做什么？
2. 继续隐瞒你透明人的身份，我知道这很难，但还没到可以揭露真相的时候，再坚持一会儿！

月月剧本社

（当烛光亮起，即可翻开下一页）

不渝（向晚）

深夜的泰晤士河像正在熟睡的婴儿，不远处街区的信号灯正微微颤动，街角有警报长鸣。
刺耳的声音令市民们无法入睡，辗转反侧，他们穿着睡衣走上街头，互相大声抱怨着，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上一次出现这样长时间的警报声，还是八十年前，法西斯对这座城市狂轰乱炸的时候。
而这次不同以往，象征着危险的警报声不过是掩盖真相的帮凶。

远郊的森林深处，草木都化作焦土，大地颤抖，瓦砾横飞。

瓦砾之下，你们六人都受伤了，好在伤势不重，爆炸的第一时间，小丑将炸弹抛出窗外，他也因此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。
你们跪在破败的酒店残垣中，耳边出现了整齐的脚步声，一束强光照在你们身上，下意识地，你们捂住眼睛，从缝隙中看见丛林里出现密集整齐的军队，正向你们逼近。

效忠于政府的特别行动队成员们身穿黑色制服，手拿“自由之国”配发的新式武器，正在有秩序地前进，想要对酒店进行包抄和围剿。

天空中传来阵阵扇动翅膀的声音，受命于史密斯的吸血鬼军队，正盘旋在你们上空。

森林深处传来了史密斯的声音，这个小人躲在暗处用扩音器指挥着部队前进。
“消灭这些怪物，为了人类的明天，为了世界的秩序，为了正义而战。”

他堂而皇之地把你们放在了人类的对立面。
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袭击，没有任何准备，一切都猝不及防。

逃跑已经是不可能的，你看向珂莱蒂，你得想办法去救她！

生来不同，不是你的选择，对于人类社会的生活，你时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。
你何尝不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呢，让阳光下的拥抱更加自由，让孤独的人生拥有意义。

可他们却要夺走这一切，你和珂莱蒂之间还有误会没有解除，还有太多话没有讲，所有难以启齿的秘密都藏在了心里。

“小丑醒了，”珂莱蒂向你们喊道。

他已经遍体鳞伤，鲜血与灰尘弄花了他的小丑妆，他颤抖着举起右手。

就在此时，史密斯指挥着部队，下令开火。
武装部队没有丝毫犹豫，一瞬间，炮弹从四面八方，如冰雹般在你们的面前砸落。

你挡在珂莱蒂的面前，可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
一声清脆的响指声后，一颗红色气球缓缓降落，它挡住了所有的炮弹，气球破裂，散发出一阵白色光芒。
你回头看向小丑，他的右手垂落，这是他最后的魔术戏法。

你与珂莱蒂四目相对，那束白光愈发耀眼，直到她的轮廓被逐渐吞没。

再次睁开眼时，你们来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，飘渺着青绿色的烟雾，但四周的环境却有些莫名的熟悉。

一个人从光里走了出来，穿着一袭白袍，正是菲尔酒店的小丑。

“欢迎来到，我的玫瑰公园。”

你再次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，这里确实是玫瑰公园。
虽然没有长椅和树木，但曲径的小路如出一辙，公园背后的废弃车站焕然一新，只是更加素朴，铁轨一直延伸到烟雾的尽头。

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

月月剧本社

（小丑说，别再往前走啦，请在这里等一下他）

不渝（长夜）

掩体背后的特种武装部队不断射击，火药弥漫出的硝烟味刺激着他们的神经，顶针撞击底火产生的光照亮了他们无比惊慌的瞳孔。
与史密斯长官传达的情报不同，他们面前的怪物更加巨大，足有三米高。

阿努面如胡狼，看起来极为凶狠，他身处枪林弹雨之中，却轻松地举起装甲车，狠狠扔在地上。
一时间，装甲车爆炸开来，顿时火光冲天，火中的阿努看起来凶神恶煞，仿若真正的死神。
队员们宁肯做逃兵，也不敢直视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神像是能吐出火焰，燃尽世间一切与他作对的凡人。

第一轮部队的攻势被阿努瓦解，气急败坏的怀恩·史密斯命令大部队停止近距离射击，同时调配了大口径作战武器，瞬间，数发炮弹一同射向阿努。
一声声轰鸣之后，烟雾散去，阿努颤抖着半跪在地上，看得出来，他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。

没有喘息的时间，第二轮进攻紧随其后。
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汽车的引擎发动声，古埃及唯一的女王正亲自驾驶着那辆黄色跑车飞驰而来，她加大马力，顺着墙板倒塌产生的倾角一跃而上，从阿努的脸边横向飞过，立于阿努身前。
车身挡住了几发猛烈的炮弹，跑车一时间炸成了废铁，好在纳芙蒂蒂早就一个翻身，及时跳车逃生。
阿努稳稳接住了她，转过身，用后背扛下了余下的攻击。

炮弹不断在两人身后爆裂开来，热浪卷起尘埃，裹挟着燃烧的残片，如同烟花般燃尽飘落。

那些向政府投降的吸血鬼们，挥舞着黑色的翅膀，有如成群的渡鸦，围绕着阿尔芒不断盘旋，他们不肯正面进攻，屡屡试图偷袭。

但与曾经不同，这一次，阿尔芒明显占据上风，他的眼眸散发出深红色的光，如彗星般不断突破围剿，穿梭逡巡在夜空之中。

那些吸血鬼们渐渐招架不住，四散奔逃，就在阿尔芒即将掌握制空权时，地面部队的抓捕网枪找到了机会，释放出专门对付吸血鬼的巨网将他罩住，高强度材料制成的巨网内部布满了无数细小的倒钩，那些倒钩毫不留情地刺入阿尔芒的皮肤，他的翅膀被迫紧紧束缚，他不得不直挺挺地坠落下来，生硬地摔倒在地面上。

地面部队一见收网，迅速向阿尔芒靠近，一时间他危在旦夕。

忽然之间，边缘的暗处迅速闪过一个黑影，电光火石间，队员手中的武器纷纷被打落，双手和胳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口，如同被猛兽的利爪侵袭。
他们这才注意到，今夜万里无云，只有一轮圆月高挂，冷漠地看着这无可救药的世间。
斯黛拉化身狼女，挡在阿尔芒身前，锋利的狼爪轻松划破了巨网。
恢复自由的阿尔芒惊讶地看着斯黛拉的背影。

面前的部队重新集结，就站在离他们二人十米远的地方，正蓄势待发。
斯黛拉摇动手腕上的铃铛，发出阵阵清脆的响声。
渐渐地，有狼族的嚎叫声，从森林深处传来。
是她，召唤来了卡文迪许家族的旧部，他们冲出了森林，冲散了特种队员的阵型。
“保护我们的首领，不惜任何代价！”

一声“开火”的命令发布后，无数子弹倾泻而出，直直地朝着他们二人射来。
弹雨之中，阿尔芒张开一侧的翅膀，挡在了她的面前，斯黛拉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

他们利用各自的能力优势，闪转腾挪，躲避子弹的同时，互相交错配合进攻，如同精妙绝伦的探戈舞者，在晚宴之上，献上最后一舞。

百年来，狼人与吸血鬼世代结仇的两个家族，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一代竟配合的如此默契。

酒店废墟的一侧仓库内，两三个追兵竟也渗透进来。

追兵举起枪正要对珂莱蒂进行射击，透明的你拿着铁锹从角落悄悄走出来，出现在他们的身后，结实而有力地依次拍在他们的脑袋上。

三个人瞬间倒地不起，捡起地上的十字架，你恢复了样貌，你们同时松了口气，两人互相对视，又不禁有些尴尬。

你率先躲开了她的眼神，内心的愧疚让你无法面对她。

战争进行到现在，史密斯派遣的特别行动队已尽数瓦解，胜利的希望就在眼前。

然而，忽然有一发冒着红色光芒的炮弹，从远处急急追来，瞬间击中了仓库。仓库倒塌之时，你冲到珂莱蒂面前，将她护在怀中。

下一秒，爆炸将你们冲倒，仓库的横梁结实地压在了你的后背，剧烈的疼痛袭来，你的意识逐渐模糊，可你的身体依然死死护着珂莱蒂。

“我还有太多话没有说，请再给我点时间。”你在心里，向上帝哀求。

仓库外的四人一齐看向炮火发射的位置，是史密斯，他驾驶着一辆特殊的装甲车，车上搭载着炮塔，看起来如同坦克。

炮塔背后闪烁着红光，这是史密斯最后的王牌，疯狂的他竟然利用红宝石的能力，将其制作成了武器。

炮塔正在转向，很快，长长的炮筒指向已经筋疲力尽的众人。

“怪物，就该用对待怪物的方式。”

史密斯用喊话器，发出了他最后的审判宣言。
四人眼神交错，只有纳芙蒂蒂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，作为曾经的君王，她是掌控全局的棋手。
只一瞬间，她就迅速部署好了接下来的安排。

她和阿努去装甲车前引开史密斯的注意，而另外两人趁此机会向仓库跑去。
他们扒开瓦砾，发现了你们，此刻你已经奄奄一息，珂莱蒂在你的保护下，只有些擦伤，她拼命想将横梁推开，却因力量悬殊，始终于事无补。
阿尔芒与斯黛拉合力将横梁移开，将你拉出废墟。

看着重伤的你，珂莱蒂流下了眼泪，她痛恨这样无用的自己。
你心疼极了，轻轻抹去她的泪水，可伤口的疼痛，让你根本说不出话来。

四人终于会师，炮击声却再次传来。

炮弹向着阿努与纳芙蒂蒂的方向发射，几乎丧失战力的阿努颤抖着起身，再一次挡在她的面前。
他知道，以他现在的状况，根本无法抵挡这沉重的一击。

但，自以为是的骑士为骄傲的公主战死，这将是他最好的归宿。
“这颠沛流离的一生，到此终止吧，我的命运。”

就在炮火即将击中他的刹那，纳芙蒂蒂冲到他身边，将他一把推开，炮弹沿着他们飞过，在身后的废墟之中炸开。

阿努震惊地看着她，她的眼眶中噙满泪水。
“我不允许你，自以为是地，保护着我。”

说罢纳芙蒂蒂就倒在了阿努的怀里，阿努怀抱着她，只觉得双手被什么东西打湿了，低头一看，一根钢筋穿透了纳芙蒂蒂的腹部。

她是那么骄傲。
又是那么脆弱。
一直以来，她都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类。

“不!!!”
阿努近乎咆哮，纳芙蒂蒂却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脑袋上。
“我还活着呢！快把我放下来，想办法把那个混蛋揪出来!”
随后她就挣开了阿努的怀抱，向你们走来。

“我们得摧毁他的红宝石。”阿尔芒看向斯黛拉，那曾是狼人家族的宝物，没有人比斯黛拉更了解它。
“外婆说过……红宝石的构造极其坚硬，世间没有事物可以将其摧毁，”斯黛拉垂下头，躲避着阿尔芒的眼睛，半晌，她想起了什么。
“可外婆也说过，红宝石曾引起过爆炸，有一任领袖想要复制红宝石制作武器，来称霸人类世界，于是将两颗红宝石制成的箭头碰撞，紧接着，就发生了爆炸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两颗红宝石接近，就会自毁……”阿尔芒喃喃自语。

众人正在焦急地讨论着对策，远处的炮火仍然没有停歇。

你看向他们，每一个人都如此狼狈不堪。

这对你们来说，并非一场绝对正义的抗争，但为了守护爱的权利，每一个人都遍体鳞伤。
特别是，本就不该卷入这场战争的珂莱蒂。

你看向珂莱蒂，她同样看着你。
你握住了十字架项链，做了一个决定。

只有你，能依靠透明人的能力去靠近史密斯的装甲车，但宝石一旦相撞，这终将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。

你闭上眼睛，听见了心里的声音。
“那么神父，你有什么烦恼吗？”
那是幼年的珂莱蒂，她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想要为神父排忧的人。
你是她的魔法，同样见证着她的善良。
她明明只有一腔热诚，却从未向任何事低头。

睁开眼睛，你不再彷徨，也不再恐惧。
你的勇气并不源于信仰，你唯一的信仰，就是守护她的幸福。
她要活下来，她一定要活下来。

你捧起十字架项链，做好了赴死的觉悟。
“你们只要把它扔向史密斯的装甲车，我会亲手将它毁灭。”

“不行！这太危险了！”珂莱蒂极力反对。
她拼命地摇着头，死死拉住你的袖子，求你不要去。

你站在她的身边，揉了揉她的红脑袋。
“多么美丽的红头发啊。”

她的眼泪太多，根本止不住，你再也无法擦干。
而你湛蓝色的瞳孔里同样满是泪水：“多希望能永远守着这个秘密，陪在你的身边啊。我是你魔法背后的真相，而你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。珂莱蒂，别忘了我，这是我唯一的愿望。”

“可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炮火轰鸣，一枚炮弹在你们身边爆炸开来，你们根本来不及反应，爆炸的冲击将你轰入半空，红宝石的十字项链从你的脖颈脱落，你重重摔落地上，远离了众人。

你想站起身，却做不到，你看不到自己的身体，想去找他们，可疼痛让你寸步难行。

珂莱蒂拾起十字架项链，它已经变得残破不堪，中间镶刻的红宝石碎片，竟然失去了光泽，变成透明的了。

“罗素！”
珂莱蒂喊着你的名字，你试着努力回应着她的呼唤，可声音淹没在了爆炸声中。

你动不了，红宝石的能量也已经耗尽。
你们唯一翻盘的希望，就这么破灭了。

远处传来史密斯的笑声，没有你这个透明人，他们根本无法靠近他。

“红色，需要红色来补充能量，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。”
就在此时，珂莱蒂忽然想起阿尔芒父亲日记里所写的，宝石似乎有吸纳红色物质的能力。

她拿起宝石放在自己鲜艳的红发上，顷刻间她的头发变成白色，宝石发出了微弱的红光。
的确有效，但仅仅如此，并不足以让宝石重现闪耀。

这太危险了！

你拼命向珂莱蒂爬去，光芒会引起史密斯的注意。

他果然将装甲车转向珂莱蒂继续开火。

你伸出手试图阻止。
“就这一次，最后一次。”

一时间泥土和瓦砾齐飞，烟尘包裹住珂莱蒂瘦小的身躯，随后是接二连三的爆炸。

就在此时，烟尘上空竟然飘起了雪花。

史密斯放肆地笑着，他以为这密集的炮击一定将珂莱蒂杀死了。
然而尘埃落尽，烟雾散去，珂莱蒂依然站在那里，手中的红宝石格外耀眼。

原来，那漫天飘落的并不是雪花，而是小丑偷走了伦敦全部的玫瑰，就藏在酒店的地下室，而刚刚的炮击恰好击中了那里！

红宝石碎片一瞬间吸收了全伦敦所有玫瑰的能量，绽放出极致耀眼的光芒。

珂莱蒂手握宝石，风吹动她的白发，她脚边的土地完整无缺，灰尘在她身前画出整齐的半圆，形成透明的屏障。

你成功了，这道莫名的透明屏障，将她保护得很好。

随后珂莱蒂掷出项链，斯黛拉跳起将它一把抓住，随即装甲车调转炮口，接连向她射击。
斯黛拉利用敏捷的身手来回闪避，依然有些躲闪不及，阿努冲了过来，替她扛下了全部的攻击。

而纳芙蒂蒂正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立于废墟之上，她腹部的鲜血从未停止，顺着金色的裙摆，滴落在地。

“万一割伤了怎么办？我只有在为子民求雨和祈福的时候，才能勉强流一滴鲜血，我这可是古埃及贵族的血！”

那个一滴血都不肯流的埃及女王，在此刻将生命献祭，完成她的最后一次祈福。

她将鲜血抹在权杖上，默念咒语，手中的权杖散发出金光，一瞬间漫天黄沙，将阿努包裹。
很快烟雾散去，阿努的身上隐约出现了金色铠甲，他不断向前，大大缩短了你们与史密斯之间的距离。

你同样不能认输，那是珂莱蒂争取到的唯一机会，是大家拼下性命对你的信任。

你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站起身，拖着伤腿，一步一步，不断向史密斯靠近。

烟雾中有一个黑影腾空而起，正向史密斯的位置俯冲而去。
那是阿尔芒，他的手中正拿着十字架项链。

炮弹发射，阿尔芒的左半边翅膀被炸碎，不得不盘旋着下坠。
史密斯继续瞄准阿尔芒，他想要乘胜追击。
下坠过程中，阿尔芒看向装甲车的位置，

“接好了，罗素！”

只见十字架项链划出一道抛物线，红宝石脱落而出，即将掉落在装甲车上时，忽然停在了空中。

这一刹那，你慢慢显现轮廓，热风吹动你破旧的常衣，那个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正站在装甲车的车头，将项链稳稳接住。

你做到了。

“把它放下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”史密斯咆哮着。

你没有回答，装甲车上机枪开始扫射，将你的常衣染成红色。

你不觉得疼痛，耳畔又传来了那熟悉的钟声。
“听啊，珂莱蒂，那是属于我们的钟声。”

“就在那天，只属于你的宁静之地闯入了一个外来者。
当你敲响圣钟的一瞬间，楼梯的一侧忽然冒出来一个火红色的小脑袋，那是个红头发的小女孩儿，正努力地想要爬上钟楼，她的两只小手费力地攀着楼梯，圆圆的眼睛里盛满了好奇，翘起的鼻头在阳光的照耀下透亮极了。
她像是另一个太阳，虽然小小的，却比天上的那个还要明亮。”

“这就是天使吗？”

“你心中想着，不敢说话，停下了手里的木桩。
她充满好奇地看着你的方向，这是你生命中第一次同人对视，尽管她对此一无所知。
明明是透明的，此刻你却能感受到心脏的跳动格外清晰，脸上也烫得难受，像是在正午晒了很长时间的太阳。”

“她周身都金灿灿的，整个人沐浴在圣光中。”

“钟声怎么停了呢？”

“她失落地低下头自言自语，你却觉得，她像是在和你说话。
这让你不禁愧疚起来，于是你站起身继续敲响钟声。”

“这钟声不为星期日的弥撒，不为虔诚祷告的信徒，甚至不为孤独的我，

只是为她。”

……

“谢谢你，神父，你是个好人。”
“好久不见，珂莱蒂。”
……

“在教堂那晚，你多么想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，怎么会没人想和她跳舞呢，她是那么的动人。
就在那一刻，你无比厌恶自己的透明,如果此刻红宝石在身上就好了。
身为神父，你不该如此，但跳动的心脏说不了谎，哪怕它是透明的。
你只能祈求上帝的宽恕。
你希望被看到，哪怕只能被她一个人看到，哪怕就只在此刻被看到。”

“但如果，你此刻需要一个人陪你练习跳舞，我想难度不会太大，比如我就可以……”
“的确是个好主意，神父先生。”
……

“那天玫瑰公园的偶遇，你接住了从树梢上掉落下来的她。
你以为会被她发现，当时只想逃跑。结果，她以为自己拥有了超能力。
果然，只有她有这样的脑回路。
对你来说，无论是透明人还是幽灵，都是令人恐惧和厌恶的。

但魔法不一样，它不会思考，也不会讲话，不会像个冒昧的神父。”

……

“没关系，整个城市都睡着了，我们去散步吧。”

“夜风吹起她垂在腰间的红色长发，一头波浪卷明显特意打理过，她还搭配了一条漂亮的白色长裙，看起来像是安徒生童话里的小美人鱼。”

……

罗素，你是一个透明人，曾经是一位神父，你善良、温柔，教堂周围的居民都爱戴你。

你还从未和心爱的人接过吻，你只有万圣节的那一张照片。

“但我，不后悔。”

你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将手中的项链扔进装有另一颗红宝石的机器之中。

两颗红宝石碰撞在一起，产生了反应，发出无比刺眼的红光。

“遇见你之前，我接受这一生都要献给上帝的命运。

遇见你之后，我向上帝请愿，希望他能给我一副躯体，

哪怕平凡、丑陋甚至残缺，也好过不存在。

珂莱蒂，你看见我的眼睛了吗？

那里面装着全部的你。”

（小丑说，别再往前走啦，请在这里等一下他）

轰鸣过后，是剧烈的爆炸。

“罗素……”

是珂莱蒂在呢喃。
她在呼唤她的爱人。
再也没有人回应。

四周出现猛烈的冲击波，临近的草木残枝飞起，沙土瓦砾纷纷卷起。
随即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爆炸，红色的冲击波逐渐扩散，越过了丛林，整个伦敦都感受到微微的震感。

之后，一切归于平静。
史密斯连同装甲车一起从地面消失了，只留下一个深坑。



"这是属于珂莱蒂一个人的秘密基地。"



"愿那钟声，一直陪伴着你。"

不渝（暮夜）

阿努身上的铠甲破碎，成为金沙飘散，他恢复了人的形态。
他知道，源于纳芙蒂蒂生命的力量正在不断流失。
纳芙蒂蒂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，重重摔在了地上。

她是古埃及最美的女王，她日理万机，创造了王朝盛世，她抵御外敌，永远英勇神武。
她从角斗场拯救过一个卑微的奴隶。

自尊不允许她向现代人的规则妥协，可曾经的辉煌如同梦境一般让她恍惚。
她终于不得不承认，比起帝国，她更需要阿努。
在这个生命飞速流逝的时刻，她必须袒露自己的心迹。

阿努抱起她，那个沉默不语，从不流泪，永远是同一副表情的勇士。
他的泪水正不断滴落在她的脸颊上。

“不许哭，”纳芙蒂蒂扬起了嘴角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她依然是骄傲的。
她的眼神逐渐涣散，像是回到了千年以前，回到了那场梦开始的时候。

逃跑的角斗场奴隶与万人敬仰的女王第一次对视。

“他以后归我了。”
……

“死神啊，求你救下她的性命，我愿意献出我的灵魂。”
……

“快，阿努，带我去伦敦。”

“那剩下的这些……”

“带走，我路上吃。”

……

“阿努，我们得尽可能低调行事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……

“我爱了你整整三千年…”

……

“我命令你，把我的血给他！快点儿!!”

……

“那你呢,西斯奥丁…”

……

“阿努永远保护着女王，西斯奥丁永远深爱纳芙蒂蒂。”

……

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世界变换了太多模样,只有那本该被时间搓磨消减的爱意,始终是最初的样子。

可命运从不怜悯那被偷走的千年时光。

（小丑说，别再往前走啦，请在这里等一下他）

月月剧本社

“醒来后，你还会在我身边吗？”
“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”

纳芙蒂蒂眼角有泪水滑落。
“我脸上的妆花了，阿努，这不够气派了。”

阿努艰难地抬起手，捧起她的脸，用指尖早已变为黑色的血迹，重新勾勒出她被哭花的眼线。
“我的女王，永远高贵，就像，我第一次，见到你的时候。”

纳芙蒂蒂笑了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

月月剧本社

不渝（拂晓）

此时阿尔芒失去了一半翅膀和一只手臂，看起来恐怖极了，他的身上满是伤痕，因为受到红宝石炮弹的袭击，那些伤口，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。

他踉踉跄跄地向斯黛拉走去，斯黛拉看向他，伸出双手，她不想考虑以后，只有这一刻，是属于他们的。
但……直到此时斯黛拉才发现自己竟恢复了人形。
她抬起头，已经黎明，太阳正从远处缓缓升起。

“阿尔芒，快跑！快躲起来！”她的声音颤抖，看向四周。
周围都被炸平了，阿尔芒的翅膀如此残缺，他还能躲在哪里呢。

阿尔芒笑着，继续拖动着千疮百孔的身体，挺直了脊背，如同童话书中的王子，坚定地向她走去。

“果然，在阳光下的斯黛拉，才是最美的嘛。”
活在阳光里的斯黛拉，不得不将就自己在夜晚相见的斯黛拉，他的，斯黛拉。

这一次没有日月，没有家族，没有战争，没有子弹，只有彼此。
从古堡到阁楼，从无人的地下铁到被监视的街头……

“你好，小甜点。”
“饿的话，我可以把它们给你。”
……

“怎么会是耗子呢，这分明就是鼹鼠。”
“吱吱!!（拜托，这是蝙蝠!!）”
……

“我叫阿尔芒。”

“斯黛拉，斯黛拉. 卡文迪许。”

……

“这是属于我们的9¾站台。”

……

“人们都说上帝有求必应……所以她会好起来的，对么？上帝……保佑。”

两个互相对立的、永远无法和解的种族，却将彼此的命运彻底交织在一起。

就在这一刻，阿尔芒突然想起，贝多芬临终前曾对他说过，“我这辈子有许多遗憾，其中有一件，是没能见识到你疯狂地爱上一个人，没能看见你为了爱化为灰烬的样子，真是太遗憾了。”

“老伙计，你说得没错，爱，这种感觉，实在是太棒了。”

阿尔芒的翅膀被阳光穿破，身体被灼烧逐渐崩溃，散发出黑色烟雾，但他丝毫不到疼痛。

因为此刻他正抱着他深爱的斯黛拉。

（小丑说，别再往前走啦，请在这里等一下他）

月月剧本社

一阵风吹过，玫瑰公园的废弃车站的蓝色气球纷纷扬扬地从隧道中飞出，与在铁板中的月亮相互呼应，日月同辉，而其中的一只气球，越过城镇，森林，消失在天空中。

“再见了，小甜点。”

熊熊烈火即将把森林烧毁，伦敦即将迎来它的宿命。

可就在这时，伦敦，忽然下雪了。

雪花混合着玫瑰变成红色，飘落在教堂的钟楼，滋养着废弃站台中的野花，又在公路悬崖旁的深海中融化。

它浇熄了大火，抹去了一切战争的痕迹，只剩下爱的颂歌。

那被碾压而过的蒲公英，纷纷扬扬地飞向天空，像一颗颗向往自由的种子正蓄势待发，迫不及待地融入，这红色的圣诞节中。

“圣诞快乐，我的爱人。”



看见我的眼睛了吗？
那里面装着全部的你。

终会碰到一个人愿意为你而疯狂。

所以请相信，

这个世界据统计有大约七十亿的人类生活。



洗劫佐敦所有的玫瑰

LOVE ACTUALLY

设计：北京萝卜头文化

监制：小茶丢&车马巷

作者：小吃车工作室 汤圆&焖子

发行：北京萝卜头文化

媒体支持